

# 理解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

刘 乐

【内容提要】通过分析安全主体在安全政治中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可以抽象出其所信奉的安全哲学。以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基于自身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中国提出与之相匹配和呼应的新安全观，并且分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以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两个阶段。同时，中国所主张的新安全观与旧安全观在政治基础、安全结构、安全战略、争端因应、和平保障五个方面形成鲜明对比。以此为线索，当代中国安全哲学的具体内涵可以被理解和概括为一体安全、兼容安全和发展安全，倡导树立忧患意识与发扬斗争精神。当然，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还面临包括启动成本、维持成本和机会成本在内的成本问题，包括不对称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在内的行动问题，以及包括安全感问题、实践转化及其效力问题和他者问题在内的竞争力问题等现实困境和理论困难，这也是当代中国的安全外交需要作答和完成的理论命题与实践课题。

【关键词】安全观；安全政治；安全外交；新安全观；全球安全倡议；人类安全共同体

【作者简介】刘乐，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邮编：100007）。

【DOI】 10.14093/j.cnki.cn10-1132/d.2024.04.00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4X（2024）04-0053-25

---

\* 感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和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观点由作者负责。

安全并非地方性的概念，但却有着地方性的理解。面对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中国在参与国际安全事务与全球安全治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安全哲学。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安全思维也被聚焦在世界目光的镁光灯下。一方面，中国有着向国际社会宣传阐释自身秉持的安全逻辑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格外关注中国对于安全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解决方案。鉴于此，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本文将梳理中国新安全观的兴起演进基础上分析当代中国安全哲学的内涵，并以此讨论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理论困难。

### 一 中国新安全观的兴起与演进

安全观是关于要实现什么样的安全、怎样实现这样的安全的系统看法。基于对安全概念的社会认知以及在安全实践中的社会学习，并结合自身的战略文化和政治哲学，安全主体往往会形成一套具有自我价值信念印记的安全观。可以说，安全观是安全主体所信奉安全哲学的可操作化转译与可识读化呈现。鉴此，本节将梳理分析 20 世纪末至今中国式安全观的兴起背景与发展演进，从而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进行研究铺垫。

#### （一）中国新安全观的兴起背景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作出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的总体判断。1940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sup>①</sup>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中国仍然认为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基本延续了这一战略判断。中共十大报告就强调：“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sup>②</sup>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渐转换了自身对于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提出和平与发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80 页。

②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3 年 9 月 1 日，第 1 版。

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sup>①</sup> 例如,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sup>②</sup> 直到今日,和平与发展一直是中国对于时代主题的总体判断。<sup>③</sup> 与这一战略认知变迁相伴,中国的安全理念也随之调整、重塑和再建构。特别是对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浩劫和近半个世纪冷战对峙的反思,中国认为,造成这些深重苦难的根源在于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sup>④</sup> 在此背景下,基于中国对于国际安全问题的历史教训以及现实潮流的国家认知,一种新的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相呼应和匹配的中国式安全观开始萌发兴起,并最终被命名为(中国的)新安全观。

## (二) 中国新安全观的发展演进

1997年3月,中国在同菲律宾共同主办的东盟地区论坛建立信任措施会间辅助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新安全观的政策概念。<sup>⑤</sup> 此后,中国不断丰富和进一步完善了新安全观的构成意涵,并将之写入国家安全、对外关系等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

---

①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包括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参见《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87年11月4日,第1版。

②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1日,第1版。

③ 例如,2022年5月19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开幕式的视频致辞中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影响,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参见《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新华网,2022年5月19日, [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05/19/c\\_1128666175.htm](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05/19/c_1128666175.htm)。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也清醒地认识到,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参见《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页。另外值得关注的是,2022年3月18日,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拜登的视频通话中指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参见《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视频通话》,《人民日报》2022年3月19日,第1版。

④ 江泽民:《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9年3月27日,第1版。

⑤ 楚树龙:《冷战后中国安全战略思想的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9期,第12页。

中。<sup>①</sup>可以说,新安全观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安全关系的核心政策话语。中国新安全观的发展演进具体可以分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以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两个阶段。

### 1.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世纪之交,立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以及对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反思,中国主张确立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观,<sup>②</sup>并相应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sup>③</sup>根据中国政府的官方阐释,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作是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sup>④</sup>在此基础上,胡锦涛进一步提出了和平发展的理念,<sup>⑤</sup>并表示中国倡导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sup>⑥</sup>

此后,中国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并提出要注重综合安全、追求共同安全和促进合作安全,<sup>⑦</sup>呼吁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sup>⑧</sup>这也为下一阶段中国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23年版,第7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7年4月24日,第1版。

③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

④ 《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人民日报》2002年8月2日,第3版。

⑤ 胡锦涛:《深化睦邻互信,开创美好未来——在乌兹别克斯坦议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04年6月17日,第2版。

⑥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第1版。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的和平发展(2011年9月)》,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9页。

⑧ 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2013年4月7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持续”的新安全观奠定了基础。

## 2.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

中国政府认为，只有基于道义和正确理念的安全，才是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sup>①</sup>为此，在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的基础上，中国进一步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并以此为理念指引发起了全球安全倡议。<sup>②</sup>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的讲话中提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sup>③</sup>2017年9月26日，习近平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进一步提出，各国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sup>④</sup>其中，根据中国政府的官方阐释，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协调推进安全治理；合作就是要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谈判来实现安全；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的土壤。<sup>⑤</sup>

在新安全观的总体框架下，中国还围绕具体议题领域提出了相应的子安全观。其一，2006年7月17日，胡锦涛在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上提出，应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sup>⑥</sup>其二，2014年3月24日，习近平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上提出，要坚持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sup>⑦</sup>其三，2014年9月，时任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举行的第21届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上，阐述了中国倡导的新型海上安

①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人民日报》2023年2月22日，第15版。

② 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22年4月21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页。

③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第2版。

④ 习近平：《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9月27日，第2版。

⑤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33-136页；《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人民日报》2023年2月22日，第15版。

⑥ 胡锦涛：《在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上的书面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7月18日，第1版。

⑦ 习近平：《在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全观。<sup>①</sup> 中国还提出“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sup>②</sup> “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sup>③</sup> “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和新型安全之路”，<sup>④</sup> “构建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sup>⑤</sup> “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开展新兴领域安全对话”，<sup>⑥</sup> “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sup>⑦</sup> “构建互信、合作、不冲突、可持续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sup>⑧</sup> 等安全理念和政策主张，以及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安全方案。此外，中国还提出或参与提出《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准则天津指南》等安全文件，并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联合发起《中国—阿拉伯联盟数据安全合作倡议》《“中国+中亚五国”数据安全合作倡议》等合作倡议。

### （三）新旧安全观之辨

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是相较于国际社会已有的旧安全观而言的。<sup>⑨</sup> 这两种安全观主要在政治基础、安全结构、安全战略、争端因应及和平保障五个方面形成鲜明对比。

---

① Wu Shengli, “Developing a New Concept of Maritime Security and Building a Maritime Environment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in John B. Hattendorf and John W. Kennedy, eds., *Twenty-first International Seapower Symposium: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 (2014)*, U.S. 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Rhode Island, 2015, pp. 37-40, <https://digital-commons.usnwc.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5&context=iss>.

②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峰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6-17 页。

③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视频通话》，《人民日报》2022 年 3 月 19 日，第 1 版。

④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8 年 4 月 10 日）》，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7 页；习近平：《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开启金砖合作新征程——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2 年 6 月 24 日，第 2 版。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2019 年 7 月）》，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4 页。

⑥ 2024 年 6 月 2 日，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第 21 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作题为《中国的全球安全观》的主旨发言。

⑦ 《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人民日报》2023 年 10 月 25 日，第 6 版。

⑧ 《范长龙会见赖斯、布林肯》，《人民日报》2015 年 6 月 14 日，第 3 版。

⑨ 值得注意的是，安全观的新旧之别主要是在价值判断上的进步还是落后，而非时间意义上的先后关系（传统或是时新）。特别是在新安全观看来，当前各类安全问题的丛生和凸显，并非因为遵循新安全观精神的原有安全设计不再奏效，而是由于旧安全观的回潮高涨导致既有安全制度的停摆失能，如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机制及其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导作用。

第一，政治基础。在中国看来，旧安全观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政治基础，奉行强人从己、武力至上的安全逻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安全观则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政治基础，<sup>①</sup> 奉行各国安全利益彼此平等，相互尊重对方正当合理安全关切的安全逻辑。进而，信奉新安全观的国家必然不认同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sup>②</sup> 必然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不参加军事集团，不搞军备竞赛，无意跟任何国家打冷战热战；<sup>③</sup> 同时，也必然反对大国强国仗势欺人、以势压人，特别是强调不能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推行霸权、霸道、霸凌。<sup>④</sup>

第二，安全结构。在中国看来，旧安全观所对应的安全结构体现为排他性、对抗性的联盟和同盟，因而在此框架下的安全关系是针对第三方或以第三方为假想敌的安全盟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安全观所对应的安全结构秉持安全平等且不可分割的原则，<sup>⑤</sup> 认为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sup>⑥</sup>（全世界的）普遍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sup>⑦</sup> 并强调要摒弃独享安全、绝对安全的想法，<sup>⑧</sup> 特别是一国的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地区安全不能以强化甚至扩张军事集团来保障，<sup>⑨</sup> 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

①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13 页。

② 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 年 10 月 23 日，第 2 版。

③ 《胡锦涛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发表演讲》，《人民日报》2001 年 11 月 6 日，第 1 版；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 年 9 月 23 日，第 3 版；习近平：《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2021 年 4 月 20 日）》，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8 页。

④ 习近平：《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开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征程——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9 月 18 日，第 2 版。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 75 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2024 年 5 月 16 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405/t20240516\\_11305860.shtml](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405/t20240516_11305860.shtml)。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51 页。

⑦ 习近平：《命运与共，共建家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11 月 23 日，第 2 版。

⑧ 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7 月 11 日，第 2 版。

⑨ 王毅：《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守护世界和平安宁》，《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4 日，第 6 版。

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sup>①</sup>因而这种框架下的安全关系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安全伙伴。<sup>②</sup>

第三，安全战略。在中国看来，旧安全观视“同”为安全的根源，因而将自身安全建立在“求同”的基础之上，推崇所谓的“民主和平论”“自由和平论”“文明冲突论”等理论，并相应地在实践中通过意识形态输出、策动“颜色革命”、政权更迭行动、“民主化改造”等方式实现对他者的同化除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安全观视“和”为安全的根源，因而将自身以及各方的共同安全建立在“存异”的基础之上，倡导和平共处、包容共存、和合共生，强调相互尊重对方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并欢迎各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和文化文明交流互鉴。<sup>③</sup>

第四，争端因应。在中国看来，旧安全观下的争端解决方式往往是施压制裁、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安全观下的争端解决方式主要是对话沟通、谈判协商，以实现冲突争端的政治解决、和平解决。具体来说，中国所主张的争端解决之道兼具双重意涵：一方面，对于争端双方而言，对话谈判是解决冲突争端的唯一可行出路；<sup>④</sup>另一方面，对于作为第三方的国际社会而言，要劝和促谈，而不是隔岸观火、拱火浇油、趁火打劫。<sup>⑤</sup>例如，中国政府一贯表示，中国致力于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同邻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地区安全对话和合作。<sup>⑥</sup>中国还重视争端

①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6月28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② 例如，2001年7月16日，中俄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国家关系和世代友好的理念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之后，两国进一步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确立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参见习近平：《共创中俄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6月26日，第2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19年6月6日，第2版。又如，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等文件中，重申上海合作组织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和组织，并愿在平等、相互尊重、互信互利、不以集团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全球安全架构。参见刘晓红、倪正茂主编：《上海合作组织重要法律文件选编》，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4、311页。

③ 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28日，第2版；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第3版。

④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人民日报》2023年2月25日，第5版。

⑤ 《习近平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人民日报》2023年4月27日，第1版。

⑥ 胡锦涛：《推动共同发展，共建和谐亚洲——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1年4月16日，第1版。



预防,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sup>①</sup> 中国政府特别强调,挤压别国安全空间,片面袒护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正当诉求,都会导致地区失衡,引起冲突扩大升级。<sup>②</sup>

第五,和平保障。在中国看来,旧安全观指导下的和平保障建立在强力慑压、以暴制暴的基础之上,这种一时的和平不仅代价高昂,而且不得人心,因而难以持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安全观指导下的和平保障贯彻的是扩大合作面、缩小冲突面的双重逻辑,寻求实现的是真正和平、持久和平。一方面,团结、壮大促进和平的力量,增加、创造有利于和平的条件;另一方面,制约、消解破坏和平的力量,减少、阻绝不利于和平的因素。中国主张和倡导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安全治理与和平建设。<sup>③</sup> 其中,中国格外重视贫困和不公对于世界和平安宁的实际和潜在威胁。为此,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贫困治理,并不断深化国际减贫交流合作;<sup>④</sup> 同时,在世界和地区事务中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同世界各国共同维护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sup>⑤</sup>

如上所述,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总体判断出发,中国锐意提出了新安全观的理念和政策主张。此后,中国结合自身在参与国际安全事务和全球安全治理中的思考和行动,不断丰富完善、深化拓展新安全观的理论和实践内涵。综合来看,中国的新安全观筑基于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体现出具有中国底蕴的安全思维。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对当代中国安全哲学的具体内涵展开分析。

## 二 当代中国安全哲学的内涵

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和实践内涵,主要体现为体安全、兼容安全和发展安全。同时,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还倡导树立忧患意识与发扬斗争精神。

---

① 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3月27日,第3版。

②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朔尔茨举行视频会晤》,《人民日报》2023年11月4日,第1版。

③ 习近平:《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5年12月5日,第2版。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2021年4月)》,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1-66页。

⑤ 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15日,第2版。

### （一）一体安全

在概念上,安全可以被理解为客观上无威胁、主观上不忧惧的一种过程和状态。在操作上,安全概念往往与具体领域相结合,从而形成对应的安全议题。

总体来看,在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中,安全具有鲜明的一体性特征。一方面,安全事务被细分为若干重点领域(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能、数据等)且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并以总体国家安全为统领(即大安全理念),<sup>①</sup>构建的是集各领域安全为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sup>②</sup>另一方面,安全建设与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相互搭配,同时,安全格局又与伙伴关系、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一道共同构成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sup>③</sup>就此而言,在当代中国安全哲学的指导下,中国对内对外的安全政治共同呈现出“分叉一递归”的一体性架构。具体来说,中国是用整体的、联系的视角和思维来对待和处理安全事务。

在横向上,中国认为,各领域、各类型安全之间是有机一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sup>④</sup>同时,国家安全工作应当统筹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sup>⑤</sup>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sup>⑥</sup>相应地,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的诸多领域,中国相关部门加强协同配合,形成

---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8页。

②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年版,第335页。

③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1版。

④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第1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0页。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2页。

一体推进、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协同联动工作格局。<sup>①</sup> 中国还认为，各国、各地区安全也是息息相关的。中国指出，各国安全的交融性、关联性、互动性不断增强，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应对或独善其身。<sup>②</sup> 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短板都会导致外部风险大量涌入，形成安全风险洼地；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外溢成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安全问题。<sup>③</sup> 概言之，世界各国在根本上是休戚与共、安危相联的。由此观之，中国是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来思考和关照世界安全的。

在纵向上，中国认为，各层级安全之间是贯通一体的。传统上，安全政治以“高政治”（high politics）和“低政治”（low politics）二分安全议题。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安全思维将“中政治”（middle politics）层级嵌入其中，从而将二者衔接联通起来。具体来说，高政治层级的安全议题关系统性暴力，具有鲜明而浓厚的安全色彩；低政治层级的安全议题（如生产安全、质量安全）虽然也涉及安全，但在性质上仍属于发展问题，其安全方案也是被纳入发展框架；中政治层级的安全议题既是安全问题，也是发展问题，需要将二者统筹兼顾起来。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经贸关系泛政治化、泛安全化与“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新背景下，越来越多传统意义上的发展议题开始凸显其安全属性并日益扩展其安全内涵。进而，发展优先的效率逻辑也不同程度地让位于安全优先的权力逻辑。与此同时，高、中、低政治层级的安全议题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从动态过程来看，当该安全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继续升高而趋向关乎存亡绝继，那么该安全议题就从中政治议题上升为高政治议题，或与相关高政治议题挂钩起来；反之，当该安全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继续降低而趋向单纯的发展事务，那么该安全议题就从中政治议题回落至低政治议题。

就中国积极倡导国际社会携手共建的人类安全共同体而言，<sup>④</sup> 也遵循了一体安全的基本逻辑。其中，复刻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政治语法，人类安全共同体也可以分为“套娃模式”（嵌套式一体）和“枝干模式”（递归式一体）两种构建模式。

① 钟国安：《深入把握新时代国家安全伟大成就》，《求是》2022年第10期，第20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2019年7月）》，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③ 习近平：《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9月27日，第2版。

④ 《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外交部网站，2023年9月13日，[https://www.mfa.gov.cn/wjbxw\\_new/202309/t20230913\\_11142009.shtml](https://www.mfa.gov.cn/wjbxw_new/202309/t20230913_11142009.shtml)。

其中,前者主要包括双边安全共同体(如中国—塔吉克斯坦安全共同体<sup>①</sup>)、地区安全共同体(如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sup>②</sup>)、全球安全共同体等不同地理范围的安全共同体;后者则可以细分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sup>③</sup>、网络空间安全共同体<sup>④</sup>、生物安全命运共同体<sup>⑤</sup>等不同议题领域的安全共同体。

### (二) 兼容安全

兼容安全的核心在于自己安全,也让别人安全,或者至少不会导致别人的不安全;甚或,要以促进别人安全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安全。历史地看,无论是基于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还是基于联盟政治的集团安全,都是将我或者我们的安全建立在别人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在中国看来,这种对立安全并不可取也不可持续。<sup>⑥</sup>与之相判,中国信奉和倡导的是基于安全共同体的兼容安全。

其中,共同体安全与集团安全虽然都属于集体安全(以集体的方式实现作为集体之部分的个体以及集体整体的安全),但却有着本质区别。

就共同体安全而言,安全共同体只有无限伸展的外延,而无敌我两绝的边界。其一,安全共同体的宗旨是各成员既在共同安全中实现自身安全,又以自身安全促进共同安全;其二,安全共同体成员之间崇尚以对话沟通、谈判协商的方式妥善处理和解决矛盾;其三,安全共同体成员并不将彼此矛盾转嫁给尚未加入安全共同体的第三方,也不以针对第三方或是以第三方为假想敌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安全目标;其四,安全共同体成员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同样接受这一安全逻辑的个体和组织成为安全共同体新的成员。安全共同体的边界是弹性和虚线式的。此外,在如何认识联盟这一机制性的安全手段的问题上,根据兼容安全的逻辑,联盟政治必然以排他、树敌和对抗为主轴,本质上是对立安全的产物。因此,要想真正和最终构建起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安全共同体,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坚持不结盟。例如,中国

① 《习近平:共同打造中塔发展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6月17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1日,第2版。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的核安全(2019年9月)》,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2022年11月)》,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页。

⑤ 《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人民日报》2022年3月28日,第16版。

⑥ 中国强调,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片面追求自身安全,只会造成新的矛盾和风险。参见《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新华网,2022年5月19日, [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05/19/c\\_1128666175.htm](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05/19/c_1128666175.htm)。

认为,结盟容易引发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并宣示中国自身没有搞结盟那一套的外交政策和政治文化。<sup>①</sup>中国进一步强调,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sup>②</sup>

就集团安全而言,安全集团内部奉行的是兼容安全的逻辑,但对于安全集团所针对的第三方或假想敌则施行的是对立安全的逻辑。其中,对立安全又分为零和安全和负和安全两种安全思维:零和安全思维认为,安全的过程和状态是非此即彼的,吾之安全必然意味着彼之不安全,彼之不安全才意味着吾之安全,反之亦然;负和安全思维认为,即使会造成己方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安全,也要使对方在更大程度上的不安全,以此才能带来己方的相对安全(即以己方较之对方相对更少的增量不安全来换取自身安全)。另外,安全集团一般都是封闭排他的,其“准入”往往有着严格的标准和限制。同时,与旨在做安全增量的安全共同体扩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安全集团扩员实质上是对安全存量进行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再分配,其连锁效应和外溢效应甚至可能导致双输或多输的安全后果。

与强调安全在本质上依赖于关系和环境而包容无外的共同体安全相比,集团安全在安全的外延与共享上出现了关键断裂:一方面,集团安全对于安全的计算单位是自我,而非自我所处的关系网络与整体环境,因而其安全逻辑必然是内向的;另一方面,集团安全关于敌人的核心假定,使其即便进行安全边界的外向扩展,也始终面临一条无法跨越的安全渐近线,而无法真正达致普天之下的共同安全。进而言之,奉行共同体安全逻辑的安全主体所结成的安全伙伴,同奉行集团安全逻辑的安全主体所结成的安全盟友有着本质区别。其中,前者认为,只有在积极关系中的安全才是可持续的真正安全,因而不预设无法化敌为友的“铁敌”,而是以彼此间相互的善意、信任和克制构筑起关系性的安全网络;后者则认为,自我(集团的内核单元和最小单位)才是唯一可靠的安全来源,并假定始终存在有着弹性范围的敌对他者,因而其安全布局呈现出安全利用对象的层层外推和安全满足对象的层层回溯的总体态势架构。

总体而言,集团安全的本质决定了它所导致的安全结果必然是安全两难,即一方增加自己安全的行为却造成另一方的不安全;共同体安全的本质则决定了它所带

---

① Fu Ying, "How China Sees Russia: Beijing and Moscow Are Close, but Not Allies," *Foreign Affairs*, Vol. 95, No. 1, 2016, pp. 104-105; 傅莹:《中俄关系:是盟友还是伙伴?》,《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4期,第2页。

②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来的安全结果可以是安全两益,即一方增加自身安全的行为不仅不会造成另一方的不安全,甚至可能也增加另一方的安全。

### (三) 发展安全

发展和安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两大核心主题。中国认为,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一方面,发展和安全不但同样重要而不可偏废,甚至于若只以其中一项为目标,则两个目标均不可能实现。<sup>①</sup>因此,不能以有此无彼的二元对立和顾此(势必)失彼的绝对思维来看待和对待发展事务和安全事务,而是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安全与效益的关系,<sup>②</sup>努力实现和善于维持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与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发展和安全之间本身也是互补互益、相辅相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是发展的保障;反过来,发展是安全的目的,也是安全的保障。<sup>③</sup>就此而言,发展和安全彼此之间相互不可或缺。

其中,关于发展对安全的意义和作用,中国认为,发展具有基础性、根本性,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总钥匙”。<sup>④</sup>具体来说,中国所强调的发展安全可以分为以发展求安全、以发展助安全、以发展促安全三个方面。

第一,以发展求安全。近代以来,积贫积弱以及饱受战火摧残的惨痛经历,让中国深刻地认识到,发展就是最大安全,<sup>⑤</sup>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sup>⑥</sup>在此,以发展求安全兼具内外双重意涵。就内忧而言,贫困是动荡的根源,要实现真正的安全,就必须消除滋生不安全的土壤。就外患而言,落后就要挨打,<sup>⑦</sup>发展才

---

①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② 《学习英雄事迹,弘扬英雄精神,将非凡英雄精神体现在平凡工作岗位上》,《人民日报》2018年10月1日,第1版。

③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7日,第2版;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4月19日,第2版。

④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41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56页。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2023年9月)》,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5页。

⑦ 1963年9月,毛泽东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是硬道理。<sup>①</sup>当然，中国所倡导的以发展求安全并非只适用于不发达时期。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和发展阶段的转换，以发展求安全的内涵也相应地过渡为，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sup>②</sup>在中国看来，比起对外争霸扩张所带来的安全收益（“发达就要打人”），自我的继续发展、不断发展更有利于增进自身安全以及实现持久安全。

第二，以发展助安全。合作和冲突是国际关系的一体两面。在中国看来，在应对国际冲突时，除了安全维度进行预防、管控和化解之外，还可以通过扩大合作面来对冲和稀释冲突面。一方面，通过加强人文交流（学术、教育、体育、文化、艺术、旅游和宗教等），不断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和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加强经贸往来、做大共同经济利益，以此稳定双方关系大局，并在一定程度上倒逼牵涉各方营造和维持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例如，2023 年 9 月 27 日，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表示，虽然中美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但中美相互依存的现实没有改变，两国人民交流合作的热情没有改变，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期待没有改变。<sup>③</sup>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寄望中美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能够助推两国关系稳下来、好起来。

第三，以发展促安全。在全球安全和全球发展的问题上，中国倡导的是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中国强调，一国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之上。<sup>④</sup>同时，中国也强调，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sup>⑤</sup>特别是，那种力图固化国际发展地位结构的政治设计，不仅在本质上就不公平，而且会产生反噬效应，即发达国家虽然可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吸血”（如通过贸易“剪刀差”、金融收割、人才虹吸），但长此以往发展中国家所承受的“落后锁定”及其安全恶果，也会以不同方式向发达国家反向输出不安全，并对国际安全造成连带危害。质言之，一个发展不平衡的世界难以形成持久的

---

① 1992 年 1 月 29 日，邓小平在广东顺德视察珠江冰箱厂时指出：“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参见张建军：《顺德当年——一个县域经济奇迹的诞生》，《经济日报》2018 年 2 月 28 日，第 13 版。

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 年 12 月 13 日，第 1 版。

③ 《谢锋大使在国庆 74 周年招待会上的致辞》，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网站，2023 年 9 月 28 日，[http://us.china-embassy.gov.cn/dshd/202309/t20230928\\_11152531.htm](http://us.china-embassy.gov.cn/dshd/202309/t20230928_11152531.htm)。

④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17 年 12 月 1 日）》，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 页。

⑤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24 日，第 2 版。

和平与安定。<sup>①</sup> 对此，中国主张国际社会要以共同发展促共同安全。中国认为，实现共同发展是和平稳定的经济基础，是维护和平稳定的根本保障，是解决各类安全问题的“总钥匙”。<sup>②</sup> 只有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让更多人分享发展成果，世界和平稳定才有坚实基础和有效保障，世界各国发展才可以持续。<sup>③</sup> 因此，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sup>④</sup>

### （四）忧患意识与斗争精神

中国希望通过对内贯彻和向外推广一体安全、兼容安全和发展安全的理念，实现自身与世界的共同安全。当然，怀抱美好的安全愿景并不意味着在政治上的幼稚天真。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的忧患意识同样是当代中国安全哲学中的重要内容。特别是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进一步突出强调发扬斗争精神，而这也是当代中国安全哲学另一面向的鲜明品格。

第一，树立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常怀远虑的忧患意识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认识到，随着国家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中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风险空前上升，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sup>⑤</sup> 根据中国政府的官方阐释，底线思维的根本含义在于，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sup>⑥</sup> 这也意味着，要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sup>⑦</sup> 当然，底线思维并非杞人忧天、庸人自扰，更不意味着自缚手脚、逡巡不前。质言之，预

---

①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20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2017 年 1 月）》，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2011 年 9 月）》，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 页。

④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5 年 3 月 29 日，第 2 版。

⑤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 年第 9 期，第 12 页；《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人民日报》2023 年 5 月 31 日，第 1 版。

⑥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6 页。

⑦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6 年第 1 期，第 9 页。



想最坏的、准备最难的，在于争取最好的。<sup>①</sup>

与此同时，中国所树立的忧患意识还体现于其所强调的“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的风险防范，即要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和风险化解能力，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并发现可能带来重大风险的隐患和将其处置于萌芽状态，避免因防范不及、应对不力而导致矛盾风险的传导、叠加、演变和升级，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国家安全。<sup>②</sup>

除此之外，中国倡导的忧患意识还强调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和处理危机，即危中有机、危可转机，危中求进、化危为机。<sup>③</sup> 中国认为，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sup>④</sup> 为此，中国强调，既要增强忧患意识，充分估计前进道路上种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充分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又要树立机遇意识，正确把握机遇和挑战的辩证关系，善于从变化的形势中把握和运用机遇，善于在严峻的挑战中捕捉和运用机遇，调动和运用好国内外形势变化带来的一切积极因素，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sup>⑤</sup> 特别是在当前新的时空背景下，中国强调，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sup>⑥</sup>

第二，发扬斗争精神。吸收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运动的理论观点，中国强调，斗争是事物发展和实践创新的实现形式，是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必要方式。<sup>⑦</sup> 历

① 金国江：《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6月3日，第2版。

②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6年第1期，第9页；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版；《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人民日报》2019年1月22日，第1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3日，第1版。

③ 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0年4月7日，第2版；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2年第17期，第7页。

④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奋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人民日报》2020年4月2日，第1版。

⑤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5页；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89页。

⑥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9月8日）》，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6页。

⑦ 任理轩：《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人民日报》2023年1月5日，第9版。

史反复证明，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妥协求安全则安全亡；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以妥协谋发展则发展衰。<sup>①</sup>为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强调，干部队伍要永葆斗争精神。<sup>②</sup>

具体来说，中国所宣扬的斗争精神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有针对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强调，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sup>③</sup>其二，敢于斗争。中国强调，面对各种斗争考验，必须要有坚决斗争的勇气，必须要有坚决取得斗争胜利的决心。一方面，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以富压贫；<sup>④</sup>另一方面，以坚定意志和顽强斗争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sup>⑤</sup>特别是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上划出红线、亮明底线，果断采取一系列坚定维权措施，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与民族尊严。<sup>⑥</sup>其三，善于斗争。中国认为，斗争是一门艺术，要讲究方式方法。一方面，要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另一方面，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合理选择斗争方式，并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sup>⑦</sup>

基于上述这种备豫不虞的忧患意识和有勇有谋的斗争精神，中国对于军事力量及其作用有其专门认识。其一，军事保底。中国强调，捍卫和平、维护安全、慑止战争的手段和选择多种多样，但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手段。<sup>⑧</sup>反过来，军事保底的

---

① 习近平：《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求是》2023年第1期，第13页。

② 《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人民日报》2019年1月22日，第1版。

③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人民日报》2019年9月4日，第1版。

④ 杨洁篪：《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奋力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求是》2019年第17期，第27页；《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人民日报》2023年3月30日，第3版。

⑤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9日，第1版。

⑥ 王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求是》2020年第15期，第20页。

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27页。

⑧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7年8月1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重要意义还在于，军事上越过硬，战略上就越主动。<sup>①</sup>其二，临战意识。中国强调，军队要牢固树立随时准备打仗的思想，<sup>②</sup>始终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sup>③</sup>确保随时待战、随时能战；<sup>④</sup>要立足最复杂、最困难情况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无备而战。<sup>⑤</sup>其三，以武止戈。中国强调，军事斗争准备水平既关系到战争时期能否打赢战争，也关系到平时时期能否遏制战争，<sup>⑥</sup>并提出以“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为核心内容的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sup>⑦</sup>基于以上认识，中国奉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的原则，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强调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强调战略上防御与战役战斗上进攻的统一，<sup>⑧</sup>重视强化人民军队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战略功能。<sup>⑨</sup>

当然，树立忧患意识和发扬斗争精神与中国所崇尚的和平合作的人类安全共同体并不矛盾。一方面，中国清醒地认识到，和平与合作的人类事业绝非一马平川，前行路上的艰难险阻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复杂，只有事先深谋远虑，时时做好斗争准备，才能为之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所强调的忧患意识与斗争精神并非在安全理念上退化到对立安全的逻辑，而是以此防御姿态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道正义，这与穷兵黩武、争强好斗有着本质区别。总的来说，中国所进行的斗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强调的是斗和辩证、斗和统一，因而在根本上是有利于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

综上所述，一体安全、兼容安全、发展安全以及忧患意识和斗争精神是从当代中国安全理论和实践中凝练出的五大关键词，而它们也共同搭建起当代中国安全哲

① 程立双、袁兴宾：《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解放军报》2023年9月11日，第6版。

② 《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人民日报》2014年4月15日，第1版。

③ 《中央军委2019年开训动员令》，《解放军报》2019年1月5日，第1版。

④ 《习近平签署中央军委2021年1号命令，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解放军报》2021年1月5日，第1版。

⑤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50页。

⑥ 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发展观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⑦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93页。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事战略（2015年5月）》，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2019年7月）》，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

⑨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4页。

## 理解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

学的内涵体系（如表 1 所示）。借此，我们也得以解悉当代中国安全哲学的政治品位和战略格调。

表 1 当代中国安全哲学的内涵体系

关键词	具体内容	
一体安全	横向：各领域、各类型、各地区安全一体相关	
	纵向：各层级安全一体贯通	
兼容安全	共同体安全	
发展安全	以发展求安全	
	以发展助安全	
	以发展促安全	
忧患意识	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军事观 军事保底 临战意识 以武止战
	防患未然、先手化险	
	危机辩证、机遇意识	
斗争精神	有针对性的斗争	
	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 三 当代中国安全哲学之困

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什么是安全、怎样实现安全的思考和回答。同时，这种安全哲学既从当代中国的安全实践中来，也在指导着当代中国的安全实践。但坦率地说，无论是在理念还是在行动上，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都面临着一定的现实困境和理论困难。

#### （一）成本问题

观念活动的弱物质依赖性（或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物质消耗）和实践活动的物质性决定了若要将观念诉诸实践，就必然产生行为成本。对于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来说，新安全观指导下的安全实践的行为成本主要包括启动成本、维持成本和机会成本三种类型。

第一，启动成本。国家之间的安全互动有其历史经纬。一般来说，只有在重大历史契机或是不断累积政治互信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开启安全共同体的建设进程。

对于陷入新仇旧怨的冲突双方来说,立时接受新安全观并以此缓和与对方的紧张关系显然要承担极高的政治成本,这无疑是极为困难的。对于居间缓颊的第三方来说,同样也要承担高昂的协调成本。就此而言,接受新安全观并依此行事具有相应的启动成本。其中,与对方的安全关系越是紧张,己方以及积极第三方所承担的这种启动成本越是陡增。这也表明,新安全观的适用有其一定的政治前提,必须考虑历史与现实,同时重视利用时机和培育条件。也就是说,践行新安全观的政治爬坡必然是一个先难后易、前急后缓的过程。

第二,维持成本。对于新安全观的接受并非一劳永逸,而是具有可逆性和反复性。就此而言,坚持这一安全观念具有相应的维持成本。一方面,新安全观的内化并不意味着能够消弭一切潜在的冲突。因此,即使是接受了新安全观的安全共同体内部,仍需在安全互动中通过加强对话沟通以掐灭冲突苗头,而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伴随各种成本。另一方面,新安全观的落实不能只依赖个体选择,还需相应的集体机制予以约束和保障。在此过程中,机制运转必然产生制度成本,这也是坚持新安全观所必须承担的维持成本。

第三,机会成本。新安全观虽然主张安全的分配不是非此即彼的,但在安全观的选取采择上,新旧安全观在事实上却是非此即彼的,由此就产生了机会成本的问题。一方面,即使一个国家在整体上选择了新安全观,其内部仍会有旧安全观的支持力量,并可能借安全事件向新安全观及其支持者发起挑战,而这种政治博弈必然也要付出成本;另一方面,即使我以及我们选择了新安全观,并不意味着他以及他们就自然而然地也会选择新安全观。就此而言,即使选择了新安全观,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旧安全观的诱惑和拉拢,而抵制这种安全文化的退化,必然也要付出成本。

概莫能外,任何安全观念在转化为安全实践时都必然伴随着相应的行为成本。然而与旧安全观相较,新安全观的成本问题更为突出地表现在,付出成本所带来的收益是短空长多的。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跨期报偿结构,新安全观的实践成本必然还伴随收益风险的问题(能不能兑现、能在多大程度上兑现),而这也相应地给新安全观的美好愿景蒙上一层不确定性滤镜。

## (二) 行动问题

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具有突出的交互属性。一方面,在新安全观的实践指向中,格外突出要与安全对象建立良性互动关系;另一方面,新安全观所构想的安全世界最终呈现为人类安全共同体,这也决定了新安全观的实践范围不能只是面向自我或是仅仅辐射少部分的对象。由此,也就产生了新安全观在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行动

问题。

第一，不对称问题。新安全观的理论内涵决定了，只有安全主体依此理念相向而行，才能实现双方真正的共同安全。但在实际中，这种预设的双向行为往往容易变为不对称的单向行为。一方按照新安全观行事并不能保证对方也接受这一理念并按此行事。不仅如此，这种率先的示好还可能被误读为政治软弱和无条件的妥协让步。更糟糕的是，对方甚至可能借此进行“安全观绑架”：以新安全观约束别人，却用旧安全观为自己开脱。显然，这种安全观念及其实践的不对称性对新安全观的行为效能造成显著挑战。

第二，道德风险问题。新安全观可望实现的是整体的最大安全收益。但对个体而言，这却并不一定是自身可能的最大安全收益。即使是在新安全观普遍流行的国际社会，个体仍有可能以旧安全观及其实践博取短期更高的相对安全收益，这就产生了道德风险的问题。正如在崇尚人人利他的社会中，自利者却往往收益最高，且势必因此败坏社会风气。对于安全领域的道德风险而言，其所造成的危害不仅在于破坏安全互益的整体氛围，更在于可能蕴含巨大的安全灾难风险。

综合来看，对于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而言，要实现其所期待的人类安全共同体，就离不开世界各国共同将新安全观付诸实践。在此行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对称、道德风险等一系列问题。对此，如何建立与新安全观实践相配套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也就成为当代中国安全哲学所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 （三）竞争力问题

安全观念的新旧之别，主要在于其可欲性（desirability）与可行性（feasibility）之差。诚然，新安全观以其人类安全共同体的美好愿景而极具可欲性。但实事求是地讲，新安全观的可行性却难堪与其可欲性相匹配，尤其是较之于旧安全观而言，甚而还给其可欲性打了折扣。由此，还可能产生在口头和表面上支持（或者至少不反对）新安全观，但在行动和实际上仍然遵循旧安全观的政治断裂。在这背后，反映出新旧安全观的竞争力问题。

第一，安全感问题。必须承认，旧安全观的安全逻辑有其内在的生命力，<sup>①</sup>并

---

<sup>①</sup> 就满足安全主体的安全感而言，旧安全观的吸引力源于：一方面，其并不寄望于（甚至还严重怀疑）安全世界的进步演化，进而也不会尝试在其看来理想而又危险的安全“实验”，从而以放弃具有不确定性甚或遥不可及的“将会更安全”，来交换每个当下实在可靠的“不会更不安全”以及由此而生的安全感；另一方面，其所引发的悲观预言的自我实现，以之带来的确定性对冲了在此过程中因安全互动的下行螺旋产生的增量不安全，从而制造出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关于不安全感的安全感。

在积年累月的思维行为模式传习中，累积了动能巨大的政治惯性。人类历史走到今天，虽然安全的非零和性、对暴力使用的规范性约束、各种集体安全机制都在前所未有地显著增加，但仍远未到达在消极意义上的勿施不安，以及在积极意义上的人安己安的理想安全格局。自保以及抱团自保仍是近乎本能的安全选择，对于他者安全的关切仍在很大程度上被虚悬旁置。特别是历史和现实还反复证明，一旦安全形势恶化，安全文化将难以避免地出现倒退。<sup>①</sup> 我们不应感到意外的是，比起新安全观所应许的长久、永续的安全感，安全主体更容易抱守旧安全观所带来的眼前、当下的安全感；比起新安全观所设想的普遍、共同、包容的安全愿景，安全主体更倾向于信任与旧安全观相配套的安全保证（security guarantee）。

第二，实践转化及其效力问题。坦率地说，国际社会对于新安全观的保留态度主要源于疑虑这种理想性的安全理念能否付诸实践并产生效力。例如，对于中国提出的以新安全观为理念指引的全球安全倡议，国际上有声音认为其更像是原则性、宣传性的概念框架，在具体化、实质性的政策措施方面仍付之阙如。<sup>②</sup> 事实上，中国正在积极开展与新安全观以及全球安全倡议相配套的安全外交。例如，中国提出，将打造全球安全倡议实验区作为澜湄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sup>③</sup> 又如，中国视成功斡旋沙伊复交为中国在中东方向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重大外交实践。<sup>④</sup> 但是，如何增强全球安全倡议的可操作性，如何有效提升全球安全倡议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以及对不安制造行为的约束力，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普遍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问题仍有待系统回答和实践回应。

第三，他者问题。在旧安全观中，我是安全的主体，也是安全的核心。集团安全也不过是我在有限范围和有限程度上的延伸，本质上仍从属和服务于我的安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安全上的他者：在旧安全观的假定中，无论我以及作为集团的我们如何扩展，始终有一个处于外部而无法涵括于内的他者。他是我以及我们的安全威胁，是需要被针对的安全挑战。正是由于这个不安他者的存在，才界定了我以及

① 秦亚青：《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1期，第22页。

② 王明国：《国际社会对全球安全倡议的多重认知与中国的推进策略》，《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3期，第41-42页。

③ 《王毅谈澜湄合作未来六个重点方向》，外交部官网，2022年7月4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wjbxw\\_674885/202207/t20220704\\_10715090.shtml](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wjbxw_674885/202207/t20220704_10715090.shtml)。

④ 《外交部亚非司司长介绍中方促成沙伊复交细节》，人民网，2023年4月29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429/c1002-32676417.html>；刘中民、徐张敏：《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理念与实践》，《国际安全研究》2024年第2期，第151-156页。

我们的安全自我。在安全自我的核心之外，一定有一个镜像的不安他者。从我的视角来看，我的安全外推和他的不安外推都是渐次式微的，二者相互对称。与之相判，新安全观从一开始就假定安全是整体的、共同的、普遍的，安全的边界将不断向外延伸，而不存在无法被内化的外在。因此从根本上，安全的对立面是不安全的过程和状态，而非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虽然新安全观从假定上化解了安全理论中的他者问题，但也使得其在实践上出现了双重困境。一方面，新安全观拿掉了具象的作为被针对对象的第三方，而代之以抽象的、泛对象化的不安全状态，导致传统安全实践中的指向性被模糊化；另一方面，在现实世界的安全互动中，新安全观及其实践面临理论上不存在不安他者与现实中存在不安制造者之间的矛盾交错。

诚然，生发于当代中国安全哲学的新安全观在理念传播和行为实践上面临着一些困难，但这并不能否定其所依循的安全逻辑及其所蕴含的解放价值。对此，要用进步的眼光看待进步的问题。须认识到，新安全观及其所构想的人类安全共同体，既指向一种愿景性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个方向性、应用性的过程。<sup>①</sup> 它的辩证之处在于，其信奉者越多越奏效，越奏效信奉者越多；其越是被内于心、外于行就越能实现，越可望实现内于心、外于行。因此，就解困之道而言，除了要在理论和实践中有针对性地因应纾解上述三大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一般性层面构建起新安全伦理的报偿反馈机制，以实现新安全观各地方实践的良性互动和正向循环。

## 结 论

当代中国在参与国际安全事务和全球安全治理的过程中，通过结合自身实际、传统文化与时代要求，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自身价值烙印的安全哲学，并相应地指导着自身对外安全理念传播与安全政治实践。反过来，这一理念的內化与实践的跟进也在塑造当代中国的战略文化，并引导未来中国的战略选择。正是基于这一历史逻辑，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sup>②</sup> 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sup>③</sup> 这也是当代中国安全哲学的

① 换言之，新安全观的规范扩散和內化实践，一方面是实现人类安全共同体最终结果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这个过程本身也是这一结果的当下实现、渐进实现和持续实现。

② 《中国外交政策》，外交部官网，2023年8月21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fxxgk\\_674865/gknrlb/tywj/zcwj/200608/t20060824\\_9868937.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fxxgk_674865/gknrlb/tywj/zcwj/200608/t20060824_9868937.shtml)。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29页。



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之所在。

当然,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它们自己的安全哲学。历史地看,一国自身也可能存在迥异甚或矛盾的安全哲学。由此观之,人类世界存在着复数的安全哲学。或者说,安全哲学有其时间上的历史性以及在空间上的地方性。当代中国安全哲学的包容性(普遍安全)、关系性(关系安全)和解放性(进步安全)决定了中国必须同信奉不同安全哲学的国家和地区好好打交道。这意味着,一方面,如何推动不同安全哲学之间的包容互鉴,寻求和扩大它们之间的交集和共识,特别是如何获取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安全哲学核心价值的支持和认同,是中国安全外交需要完成的重要使命;另一方面,如何因应不同安全哲学之间的价值碰撞,妥善化解和管控它们之间的分歧和冲突,特别是如何处理与高水平战略伙伴在安全哲学上的摩擦龃龉,以及同时确保自身安全文化的不退化、不蜕变,也是中国安全外交正在面临的重大考验。具体来说,关于在国际社会确立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观这一问题,中国已经根据自身的安全哲学,率先对新安全观进行了具有中国性(Chineseness)的当代注解。接下来,如何吸收融合其他地方性的安全哲学以继续充实拓展新安全观的构成内涵,<sup>①</sup>并进一步就此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共有知识以及与之配套的制度安排,已然成为摆在当代中国安全外交面前的重要理论命题和重大实践课题。

安全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更映射一种关系。在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所畅想和描绘的安全愿景里(如作为能指的人类安全共同体),各类安全主体之间结成“安吾安以及人之安”的安全伙伴,并共同维护、塑造和分享一个持久和平、韧性十足、繁荣发展的安全世界。对于中国想要实现什么样的安全、怎样实现这样的安全的世界之间、历史之间,这既是中国之答的现在时,也使中国之答具有明由今始、今为昨继的当代性。

【来稿日期: 2024-03-20】

【修回日期: 2024-06-04】

【责任编辑: 谢 磊】

---

<sup>①</sup> 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范例是,中国接纳了俄罗斯(苏联)主张和倡导的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最早由苏联外交家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提出),并将之作为全球安全倡议所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参见刘胜湘、唐探奇:《安全不可分割: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兼论全球安全倡议》,《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5期,第6-12页;《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2023年3月31日经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批准)》(中文版),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官网,2023年3月31日, [https://mid.ru/cn/foreign\\_policy/founding\\_document/1860586/](https://mid.ru/cn/foreign_policy/founding_document/1860586/)。

strengthening domestic security governance, but also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s China's primary external areas,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hold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efforts to safeguard its national security. Over the past decade, China has been actively implementing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consolida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different fields such as political security, territorial security, military security, and economic security, which aims to better safeguard China's new pattern of development with new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e history of China's neighborhood security cooperation has exhibite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integrating security with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security in all fields, respecting differences while appreciating uniqueness, and combining strategic planning with pragmatic advancement. By actively practicing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in its relationship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China can better safeguard its core interests in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foster a peaceful and stabl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s well as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ighborhood security community.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ing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China still face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like the lack of mutual trust in security, the abuse of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limited systemic effects. Hence,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to gradually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ighborhood security community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Keywords]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neighborhood security, neighborhood security community, neighborhood diplomacy

[Author] LING Shengli, Professor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 53 Making Sense of the Security Philosophy of Contemporary China

LIU Le

[Abstract] The security philosophies held by security actors can be abstracted and understood by analyzing their logic of thinking and way of behavior in security politics. Contemporary China's security philosophy can serve as an example. Since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based on its own strategic judgment that peace and development are the themes of the times, China has put forward a new security concept whose develop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namely, a new security concept featuring mutual trust, mutual benefit, equality and coordination, and a new vision of security featuring common,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and sustainable security. The new security concept advocated by China i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old

one in five aspects: political foundation, security structure and strategy, dispute response, and guarantee of peace. Specifically, the security philosophy of contemporary China can be summarized as oneness security, compatibilit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security, which calls for heightening awareness of potential dangers and preserving fighting spirit. Frankly speaking, China's security philosophy also faces a variety of problems in terms of cost, ac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These problems to be addressed serve as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and practical issues that contemporary China's security diplomacy needs to answer and accomplish.

[Keywords] security concept, security politics, security diplomacy, new security concept,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a community of shared security for mankind

[Author] LIU Le,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 78 **Green Issue Alliance and Compound Securitization Practice: Construction Logic of the US Critical Minerals Alliance**

LI Xinlei and LAI Chang

[Abstract] As the consensus of carbon neutrality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cognition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critical minerals, as core elements supporting the clean energy transition, exert an important impact on whether a country can obtain a green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emerging low-carbon order. Facing the green rise of major emerg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the US feels a strong sense of hegemonic anxiety and insecurity about its structural disadvantage in the supply of critical minerals. For this reason, the US has chosen to adjust its traditional alliance systems, trying to reshape strategic advantages over its competitors in the critical minerals fiel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green issue alliance. In order to solve the legitimacy and policy constraints in the process of alliance adjustment, the US has launched the practice of compound securitization in which the securitized discourse practice aims to frame the legitimacy of the alliance adjustment, arouse a sense of insecurity among its domestic audiences and external allies, and clarify the goals and specific practic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by the issue alliance in the field of critical minerals. At the same time, the securitized policy practice of the US aims to promote policy coordination with its allies on critical minerals issues. At the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levels, the US has established a series of nested, multifaceted cooperation mechanisms. The intertwined securitized discourse practice and securitized policy practice finally lea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S-led critical minerals alliance. However, the critical minerals alliance still faces significant defects in its philosophy, divergence management and resource support, thus making its effectiveness difficult to meet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US government.